

女人的瘦

文/淳子

有一张老照片，那时上海还有有轨电车。

车来了，一个女子上车。抬腿处，旗袍的下摆微微掀起，这是温热的风，也是肢体的摆动。

这张照片的视角是男性的——女人的腰肢，若隐若现的小腿。

固执往上的、松软的发卷，一颤一颤地绕过耳际，遮掩着面颊。比如阿拉伯女子的面纱。那脸也是瘦的，是旧小说里的那种瓜子脸，按照比例，大约是唐代贵妃杨玉环月盘脸的三分之一。

上海女人在那个时候就是瘦的。

说到上海女人的瘦，这就又要想起张爱玲，那种瘦，好像不曾发育完全，还是一个女生的样子。美丽园，胡兰成初次见她，竟不知道怎么办，只觉得天地都不对了。

盛宣怀家的几位小姐也都是瘦，比如一支铅笔，瘦里面有一点子尖刻，一点子哀怜，一折，就碎在那边，再也拼贴不起来了。

法国女人吃不胖，上海女人亦如斯。演员李芸承袭了上海女人的特质。李芸瘦，并且更瘦。

李芸未去美国的时候算得辉煌了，有《夜半歌声》在



都说李芸内向，文弱，但面对选择，她的那种实际精神，连她的父亲李志舆也有些吃惊。她说，名声是一件衣服，演戏是一种职业，而家，是她的必须，生命的必须。

这句话是不错的：选择了什么样的丈夫，也就是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。就这样，李芸做了陪读太太。

和许多留学生太太一样，李芸一到美国就开始打工：当时，她住的房子是在五岔路口，坐在屋子里，她觉得这不是家，而是一个交通监察站。

李芸似乎特别不愿意追忆她在布法罗的生活。她好像要尽力遗忘一些生活的碎片，而留存一些精神的痕迹。她说：人重要的是信仰，我不相信上帝，但面对一张巨大的命运之网，你是很难挣脱的。我以前总是要求自己做到最好，但现在觉得只要尽力就是最好了。

是你的抢也抢不走，不是你的争也没有用——这是李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妈妈魂归西天以后，李芸的性格变了许多。

面对生活的压力，她笑吟吟地说：别人能过，我也能过。面对一个永远不太富裕的家，她勤勤恳恳地洗衣煮饭。她说，帮助丈夫是一种满足——李芸觉得自己这个太太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。

一个演员，一个年轻而有魅力的女人，突然把自己抽离出来，在别人的国度里成为一个隐姓埋名的异乡人——那种失落，她是深深体味过的。

一个黄昏，她坐在家门前的草坪上，太阳经过树梢，移在她的脸上，她疑惑了——这样的简单和宁静是很好的，可总觉得还缺了点什么。然而随后，李芸又对自己说，算了吧，还是随缘吧。

青春和美丽，不是被用来思考的，它们应该在兑换中体现出价值。然而，路途中布满了陷阱，你分不清哪儿是福田，哪儿是沼泽。

在美国，李芸经历了生命的两种极致——母亲的死亡和儿子的诞生。

这样，就又把李芸身上的幻想抖落去了一些。

那一年，电视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去美国找演员。消息传到布法罗，李芸手中的咖啡杯居然有些颤抖。她再也找不到一块合适的布，来遮掩自己内心的渴望了。本能的需要是可以满足的，而且很容易办到，使人们焦躁不安的恰恰是其余的那些需要。

李芸挑了几件衣服去了纽约。记得当时，她是去应聘“阿春”一角的。后来，这个角色给了王姬。

好像是去年圣诞节的蜡烛被再度点亮——李芸看清了，没有水银灯的照耀，她会枯萎。李芸不是那种一味期待而不行动的人。她开始积极地与国内剧组签约，演绎了一系列的角色。在她新的角色里面，人们发现，美国是一个隔绝性能良好的箱子——李芸走的时候是什么样，回来了，还是什么样——简单，固执，而且瘦。

她离婚了。这一代人都读过舒婷的《致橡树》：也许，我们为了理想，对于其它的不幸，只能保持沉默。



水一方》《一代枭雄》《天使和魔鬼》等电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。

做了多年的留学生太太，在上海的那些日子，仿佛离她已是遥远，甚至回忆都显得十分困难——她只记得刚刚毕业，心气很高，逼自己也特狠。那时，她的同学都是挺露脸的，她当然也不能等而下之。在那个年纪，往往都会把成功作为目的，而不是旅程。

那时候，追她的人也很多。她结婚了。结婚以后，丈夫去了美国。送丈夫的路上，她心生一计——丈夫在美国读他的计算机，她继续在北京憧憬她的艺术，而一张张的票根将成为她和他之间的一种浪漫。那时候，生命也用不完。

但是完美是很少的，她的计划被情感阴险地谋杀了。距离一向是阻隔感情的杀手锏。丈夫走了9个月又折返回来。回来的丈夫给李芸买了一张去美国的单程机票。

丈夫不是演员，但丈夫也会做戏。丈夫把机票轻轻搁在桌上，说，要是不愿走，票可以延期——大度中透着乞求。

